关于契丹小字研究中的基本性问题*

西田龙雄

今天，我从一般文字学的角度，就契丹文字的性质提出几点意见，以供大家参考。

在读解契丹文字的工作中，我们面临的最大困难是没有准确的对译文本。因为没有译成契丹语的佛典（至少没有残存本），所以我们不能编纂出以汉译佛典为媒介的对译文本。但从另一个角度看来，契丹小字在契丹人、女真人（也许有汉人？）中间通用了近300年之久。这一事实使我们不得不考虑契丹文字的规则是更为容易懂的东西。

无论语言还是文字，一旦它们中间约定的东西被忘却，再使其复原是非常困难的。契丹文字可算是代表例之一。

契丹文字的使用范围还是一个问题。它除了契丹贵族、女真贵族、汉人以外还有哪些人使用，到底有没有公文书和信件之类的东西等还尚未解决。

现在我们知道锦西西孤山型文字是契丹大字（创制于公元920年），辽陵石刻型文字是契丹小字（924-25年）。这是一般公认的，无可非议。

我先就契丹大字提出几点假说，阐述两三点新的见解，以此作为今后研究的基本观点。

1.契丹大字全部是单体字，而且是表意文字。当然，(作为假借字)也有表音文字的机能。

2.契丹大字的字数是否很全，以至于可以标记契丹语中所有的语义单位，这一问题尚不清楚，但是，我们可以把它看作一个独立的文字组织。

3.可以认为契丹大字作为常用字有1000个左右字形，其中一部分在《北大王墓志》等一些残存碑文中使用（现在判明的大字字数约840个左右）。

4.契丹大字是参照汉字字形（楷书体）而创制的（虽然也包括来历不明的字），从而，在文字系统中按照“汉字（楷书体）→契丹大字→女真文字”的顺序可以把它们联系起来。

5.契丹大字所标记的契丹语和契丹小字所标记的契丹语是同一性质的语言，我想它们都是标记一种语言的书面语。

6.对构拟契丹大字的读音来讲，值得信赖的手段只能是从契丹小字的读音中正确地推定。当然也有可能从汉语或女真语中推定，但这只能成为次要的根据。

7.当时可能编纂出了这样一本字典：把所有契丹大字用标准（或规范）的字形登录在字典里。或是一种契丹大字与汉字的对照字典。它意味着残存资料里的契丹大字使用于一个完整的文字组织之中，在这里暂不作具体的论述。我们还可以想象这种文字的创始者或继承者是汉字文化圈的一员，为了有效地使用契丹大字，当然要以模仿汉字字典来编纂契丹大字字典。这样的资料有待于今后的出土。

---

*此文为西田龙雄教授1991年5月16日上午在日本京都市登峰饭店举行的首届中日契丹文字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上的学术演讲。修改后由沈力先生译为中文在此发表。——编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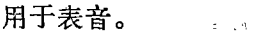
© 1994-201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下面再提出几个关于契丹小字的假说。

8.契丹小字基本上是表音文字。它将378个（现在虽然一般认为还有很多字形，但里边包括异体字）字形，加上单独标记的一共组成7种形式来标记契丹语（包括契丹人的汉语）①。但是，契丹小字中既有一些作为单体字使用的表意文字，也有表意表音混合使用的文字。②我们不得不承认在契丹小字中存在着数词等一些表意字。但是表意字形也可以作为假借字起到表音的作用。比如：[dʒao]“一百”和[thao]“五”这两个表意字用于标记[dʒao thao]“招讨”。再有这个字，如果把它看成“汗”的表意文字的话，就容易解释“大宋国汗仁宗”和[qaɣa'an]“可汗”、[qa as]“寅”的关系。后者作为假借字使用。另外，之所以将字标记成“月”和越国的“越”字（“越国”），也正是因为是“月”的表意字才使之可能。这是一种以汉语为媒介的特殊的假借法。似乎表意文字广范地用于表音。

我们把《郎君行记》中第一行的字释成“弟”，音[da]。这个字形在同一碑文中作为合体字使用。“太守”可读成[nout dauan]。

把这个[da]字是看成表音字好，还是看成由表意字“弟”转用于表音字好，这是很难判断的，我认为把它看成是表意字好。

9.合体字原则上采用把原字先左后右上下进行配列这样一种拼字法。而且把词干和词尾作为单词组合起来写，采取了单词标记法。当然，这个原则个别地方有例外。比如：《郎君行记》中[lang kosh]“走廊环绕”(cf.达斡尔语koqbei“缠绕”)和[kon-chashi]“观察使”等是①②式配列，而[kon]“观”、[konn]等又是①/②、①/②③式配列。我想这种差异是由原字的字形特征决定的，也有可能是误写，此外没有什么其它特殊意义。

10.就原字来讲，除表意字形（单体字）以外，它还标记单辅音、单元音或者辅音+元音、元音+辅音、辅音+元音+辅音等连续体（除包括复元音的字形外，还有可能包括复辅音的字形）。但是没有标记单音节以上的字形。

实际上在整个文字组织中，按C型、V型、CV型、VC型、CVC型等形式把各个字形毫不矛盾地固定下来是很困难的（参照假说12）。

11.契丹语是属于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的一个语言（现在一般认为它与达斡尔语关系最近），辽国位于汉字汉语文化圈之内，从汉语中借用了大量的词汇。契丹语中并存有契丹语音韵和汉语音韵体系。无论原来的契丹语词汇还是来自汉语的借用语都同样用契丹小字标记。其中，借用语用很清楚的音值来标记音节，而契丹语原词汇连元音标记都有不清楚的地方。

---

①具有300个以上表音字形的文字是很少见的。公元1036年公布的西夏文字虽然由350个字索组成，但是它的文字结构与契丹小字完全不同。西夏文字基本上是表意文字。比如，“手”、“足”之类的字是由左右偏旁组成的，而且字形之间有派生关系。而契丹小字却没有类似情形。另外，规范蒜文是由819个单体字的表音字形组成，它与契丹小字的文字组织区别也很大。

②“道宗哀册”等很多碑文中都有字。这个字以前译成“臣”，阎万章先生把它译成“奴才”，丰田五郎又把解释成“人”。所以，我觉得上边的左右二字相当于phu“仆”，下边一字相当于“人”，整体上一定是“仆人”。这就是表音表意混用的一个例子。在这个例子中，有时把表音字和表意字紧挨着写（如“宣懿哀册”），也有时稍分开写（如“道宗哀册”）。

© 1994-201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中国的契丹文字研究小组把契丹小字认定为介乎于音节文字和音素文字之间的一种拼音文字。刘凤翥说："表示辅音的契丹原字，根据其音节构造位置的不同，除了其基本音值之外，一般在辅音前面或后面带有一个央元音［ə］。而在同其它音结合时，这个央元音［ə］往往在语流中被融入另一个起主导作用的元音之中"。①

下面我们看一下这种推测是否正确。比如： tsh-i is-d (e) p (e) -n

他认为，"孝"［tshisdepen］赤失得本应写成［tsh-i-is-d-p-n］，i-i相融合，d和p的后面分别插入元音［e］。他们把读成［tsh］、把读成［d］、把读成［p］、把读成［n］，这些都是单元音文字。此外还把读成［is］，这是"元音＋辅音"文字。

另外，"马"这个字是［m］＋［ri］的结合，读成［muri］，"犬"是［n］＋［xai］的结合，读成［noxai］。这些标记中元音［u］、［o］实际上是没写出来吗？一方面，我认为契丹人在标记汉语时，希望依照汉人传统把一个音节分析成C-VC两部分，表示C-时用C-型原字，表示-VC时用-VC型原字。而实际上他们大多用C-V-VC形式来标记，这大概是因为他们意识到介音-i-、-u-存在的缘故吧。请看下例：

	k-ung	公、功		k-a-em	监
	k-iu-ung	宫		k-i-i	骑
	k-e-em	兼、检＝ 也有k-em的例子。			

只要把为释成"未"音ema，就不得不把原字看成-VC型。另一方面，因为有"金"［kim］、"品"［phim］等字，所以我认为如果把它们分析成k-m、ph-m的话，元音［i］就可以不用标记，自动地插入进去。

总体来看，契丹人并未严密区分汉语音韵上的对立，也未足够注意到其音韵体系。

12.契丹小字不是由大字发展、修正而来的，而是以新的原则创制而成的。我认为有如下根据：契丹人从回鹘使者那里主要受到了两点启发，一是把字形用于表音，二是有受环境制约的文字组织（回鹘语的文字组织）。

当时的契丹人所接触的文字恐怕只限于汉字，还不知道西方通行的藏文字。从回鹘使者那里了解到了作为表音文字的回鹘文字的存在和其文字的原则。他们也学到了根据原字在词头、词中、词尾出现的位置不同而分写同一音素的手法。我们把那种手法反过来运用的话，可以考虑以下的规则：

例：	单独	词头	词中	词尾
	（无）	n-		
		nə-	-n-	-ən
	cha-（察）	ch-	（无）	（无）

①这段引文是综合了契丹文字研究小组和刘凤翥文章中的内容。意思不错，但并非全部是原话。
——编者

© 1994-201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在词头，汉语中有C-(声母)的读法，契丹语中有CV-和C-的两种读法。而且原字也会受到位置的限制。比如，有的原字只出现在词头，有的原字只出现在词尾等，所以有必要对每个原字指定其可能出现的位置。

前面我假定了至少在熟练使用契丹小字的文化人的脑子里并存着两种音韵组织：一个是契丹语本来的音韵组织，一个是汉语的音韵组织。在这里我提出两个设想。我首先认为契丹小字是在汉字的基础上创制而成并用以标记契丹语的。这样一来，当时北方方言中，闭塞音和摩擦音已经出现了象k-:kh-这样的对立。而且浊音g-已经清音化了。所以从阿尔泰语系和汉语的对应规则来看，如果根据汉语假设契丹小字中(1)𠂤[k-:](2)叔[kh-]对立的话，我认为在契丹语标记上一定会把（1）与契丹语的g、把（2）与契丹语的k的标记相对应。

汉语体系	k- : kh-		
契丹小字	𠂤 : 叔		
契丹语体系	g- : k-		
例：	𠂤火 kuei	国（汉）	叔半 khai 开 （汉）
	𠂤交 kuan/guan/ (达斡尔语是gurun)	国（契）	叔火 khu/ku/ 男孩 （契） (达斡尔语是keku)

我再提出另一个设想。如下：

汉语体系	k- : kh-	
契丹小字	𠂤 : 叔 业	
契丹语体系	k- : g-	

就是说，原则上清音送气音系列是标记汉语的专用字，浊音不送气音系列是标记契丹语的专用字。实际上叔字正用于标记契丹语，如叔仝“敕”等。

（1）a.仝圣 tem 点（汉）
b.仍𠂢 thang 唐（汉）
c.叉岑 da'ue 重新（契）（达斡尔语是dagie）

(1b) 的原字仍也用于标记契丹语的仍业 与关、本仍 尖、好用 仍，(1c) 的原字叉不用于标记汉字。契丹语在汉语的浊音不送气和送气音的标记中往往出现混同，就是以上的原因。

13.契丹小字的原字是考虑到契丹语和汉语这两方面的音韵组织而创制的。我认为这种想法比较稳妥。但是，我也认为其中存在着汉语专用字和契丹语专用字。例如，发是疑母专用字，今是非、奉、敷母专用字。因为契丹语中没有ŋ-，f-的音素。①

14.我们虽然可以推定契丹小字在标记契丹语上相当忠实地记录了契丹语的形式，但是我认为元音和谐的现象并未严密地反映到标记中来。

15.设想当时已经作成了契丹小字的总表。因为没有总表就不可能熟练使用这种文字。而且也许还有类似《蒙古字韵》那样的书籍。

就目前来看，《契丹小字研究》一书把契丹文字的研究工作向前推进了一大步。而且现在正面临着一个新的高潮。我认为，在契丹文字的研究中没有必要过于考虑该语言与其它语言间的关系，而应该通过代入已知的音值来复原契丹文本并解释其字意。这才是正确的方向。

①聂鸿音在《论契丹语中汉语借词的音系基础》中指出：因为在《辽史语解》中用汉字表音的契丹语里没有f-，所以当时的契丹语里不会有f-。这种主张是可以信赖的（《民族语文》1988年第1期）。

© 1994-201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